

神 针

编剧:樊蔚泉

字幕:中国针灸,华夏绝技,起源于秦汉,数千年传承,绵延不断,清末与民国初年,药都樟树人氏黄石屏得园觉长老真传,研发至巅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灸弘扬光大,陆续走出国门,造福于全人类。公元2000年10月,中国针灸与中国京剧“申遗”成功。

1. 江西樟树阁山庙堂内 冬日

白壁粉墙的圆圈中蜂蜜薄抹,些许蚂蚁吮附其上。

一支支银针疾速飞来,虎虎生风,针针刺中蚂蚁。

“好!”鹤发童颜,一派仙风道骨的葛紫君欣喜十分,按住手捏银针还要投掷的眉清目秀、俊逸洒脱的青年石品,将须赞许道,“石品贤契,这套墙上功夫已经了得。十个寒暑,十载锤炼,不但武功大成,我葛门针灸你也粗学有成!”

石品抱拳:“多谢恩师!家父应该会赞赏有加……”

2. 石府 冬夜

墙上挂着宝剑、弓箭,表明主人尚武。

体格本伟魄的石父已病势沉重,他面容枯槁,似睡未睡,昏沉入冥冥中。

众家小焦虑不安或站或坐默然地守候。

石父似醒来,嘴唇翕动。

“老爷,您要点什么?”一片急切询问声。

“……让,让品儿……归来,归、归来……”石父喃喃念叨。

至亲中一权威家佣:“老爷,您不是说石品习武不满十年不许回家门吗,这……”

石父费力睁开眼睛:“顾、顾不得了。也就差三个月了吧。我早晚怕就要去了,要石品速速归来,我有嘱托……”

3. 上海德医住处 冬夜

学究风度的蒙格尔在阅读《黄帝内经》。

索尼卡来到。

蒙格尔:“索尼卡,中国的针灸,按这《黄帝内经》所说,太神奇了!”

索尼卡不屑:“什么神奇,能比得上我们德国的医术?我的蒙格尔教授。”

蒙格尔:“索尼卡,你是医学博士,要尊重人类的发明。我们的未知、无知,不一定就不存在。应该相信中国人的智慧创造,也应该相信针灸有神奇的力量。我甚至听说过,针灸能使人起死回生……”

4. 石父榻前 冬夜

石父“挺尸”在床,众跪伏在地号啕。

石品与葛紫君匆匆入来。

石品:“啊,父亲已经……”

葛紫君投目石父,察觉出什么,俯身详查,作出判断:“一时假死,尚有说话的时间。”他对众家小,“你们起来,都站到十步以外去。”说毕,遂号脉,选取数穴位针灸急救。片刻,葛紫君轻唤,“石兄,石兄,我是葛紫君呀……”

石父醒转来,迷糊中看出葛紫君,嘴角微动:“啊,紫君贤弟……”

葛紫君感情沛然:“石兄,石品已经归来。”

石品:“父亲。”趋前恭立。

石父端详石品:“归来了,归来了。品儿,你离开我……”

石品:“九年零九个月了。”

石父抚摸石品,向葛紫君现出笑容:“长成了,变模样了。紫君贤弟,多谢你了。”

5. 樟树阁山麓山道 夏日(回忆)

鸟语空山,绿荫凝翠。

葛紫君出家人装扮送石父下山。

葛紫君止步:“石兄,恕不再远送了。樟树阁山乃是我葛家祖宗葛玄东汉时期出家修行之地,公子在此习武,必然功成。”

石父:“紫君老弟,你我昔日受业于同一师长,时隔多年又一起受命为边关武官,虽然同朝为官,可对满清朝廷,你我……”

葛紫君:“石兄,还是那句老话,我骨子里是反清的,与你不同。过去的争吵,也就一笑了之了。我如今远离世尘,一切都淡泊了。但是,你我的砚席之谊,断然不敢忘却……”

石父深为敬佩:“老弟的度量,一如既往。石品只是十几岁的小蒙童,你既是师也是父,教习武功,务必务必从严。不过十年,绝不准许他离开你一步。好,再次拜托贤弟了。贤弟乃少林高师,武功卓绝,尚望犬子石品能继往开来。”

葛紫君拱手:“仁兄厚望,不敢辜负。”

石父拜揖:“贤弟,承谢!”(回忆完)

6. 石父榻前 冬夜

石父:“我刚才……好像已经……”突然,他发现身上的银针,不胜惊疑万状,“这,这是什么……”

葛紫君:“这是扎针灸的银针,刚刚就是我给你……”

石父惊喜起来:“想不到,葛贤弟你还有这一手起死回生的本事。”

葛紫君:“石兄,可喜令郎石品这九年多来不但精通了少林内外功,萃千斤于一指,捻砖石而成泥。而且也粗通针灸之技法,一般的疾病……”

“什么?”石父作色,“紫君老弟,我仰慕你,信赖你,是让你悉心教习石品武功。你竟然……”他用力举起食指,直指葛紫君,“我石家历代为官,岂能容得石品不务正业。学什么针灸,旁门左道!”

“石兄!”葛紫君气极,“葛门祖传绝技,受你这般诋毁!葛某人有眼无珠!”遂拂袖而去。

“恩师……”石品欲留。

石父:“让他去。什么恩师?刁师一个!教尔针灸,岂是正道?品儿,千万不要被你那刁师所迷惑。”他感到又有些不得劲了,顿了顿,命家人,“取香炉、祖宗牌来……”他又向石品,“唤你归来,是要嘱咐你,在我百年之后,务必承荫继续做官。一则报答朝廷恩典,二则光宗耀祖……”

这时,家人已将香炉和祖宗搬来。

石父:“供好祖宗牌,焚香。”

家人遵办,完毕。

石父气喘不匀:“品儿,听,听着。日后立誓为官,绝不从医……”

石品闻言不觉一怔,难以从命。他为难地:“父亲……”

石父似迸足气力,声如滚雷,凌厉地:“还磨蹭什么。跪下,给我起誓!”

石品犹豫,心中矛盾。

石父欲猛吼:“跪……”一言未了,猝然气断,手脚直挺。

众大呼“老爷”,号啕顿起。

“父亲!”石品面向亡父,“扑通”下跪,悲恸地拳击自己的太阳穴……

7. 阁山寺葛紫君卧居 冬夜

窗外万籁俱寂,偶传夜鸟哀鸣。

葛紫君榻前一灯如豆。

葛紫君抑郁成疾,卧病在床,脸色阴晦,他不时敲击自己的太阳穴。

慧觉守候在床前:“师父,你再别硬挺了。明天一早我下山到樟树三皇宫给你捡几副中药回来,煎着喝。”

“不用。”葛紫君摇首,“慧觉,师父的病是心病……可叹,可叹……不过,石品,你师兄,我应该没有看错他……”

8. 小陵园 春日

石父墓碑。

矮墙护墓,矮树株株,小陵园幽静之至。

小门一侧,一座棚簷,旁侧搁着一摞线装书籍。

石品身着素服为父守陵尽孝,此刻他在捧读《论语》,自言:“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家佣提食盒送午饭来:“石公子,用午餐了。”说着取出饭菜摆上。

石品:“噢,好!多谢了!哎,我让

你去阁山送的书信送去了吗？”

9. 阁山山涧小溪 春日傍晚

一抹夕阳余晖，层林尽染。小溪奔流，波光粼粼。

葛紫君掬起一捧山泉洗脸，自语：“总算今日才起了床。”

传来慧觉唤“师父”的喊声。

慧觉持书信奔来，至跟前：“师父，师兄托来的书信。”

葛紫君接过来速阅：“嗯，慧觉，你师兄石品竟然能给他住处附近的百姓扎针治病了。好，好。”他喜上眉梢。

10. 民宅 夏日

石品在为一大老娘针灸。

少顷，老大娘坐起身来：“奇了，头不疼了。”

围观的村民欢跃起来：“真是神医。”

石品：“惭愧！我师父那手起死回生的本事才是神哩。”

“你师父是谁，可以起死回生？”葛紫君突然出现。

“师父。”石品喜出望外，扑向葛紫君，“您怎么来了？”

葛紫君揽住石品，由衷赞赏：“我来看看你呀，一根银针，为民解除疾苦，好样的。”

11. 石父墓前 夏日

纸钱焚化将尽，葛紫君将手中最后一张纸钱投入火中，他祭奠完毕。

葛紫君：“贤契，你三年守孝期满后，择日回樟树阁山，我传你针灸绝技。”

“谢恩师。一定遵命，一定前往。”石品纳头欲拜。

葛紫君忙扶住：“贤契，针灸起源秦汉，葛家世代相传。你是我自认定的可传之人，你要精通此技，为民众解除疾苦。”

石品点头：“恩师，我父亲为朝廷效命，身不由己，镇压捻军，愧对百姓。日后，我誓不为官，行医积善，也算替父赎罪吧。”

“贤契！”葛紫君动情地按住石品双肩，“此话正是我心底里早已想说的话。好，贤契，我走了，阁山见。”欲起步离去。

突然传来雷鸣，山雨欲来。

石品：“怎么，一下就要变天了……”

葛紫君：“不足为奇！风云不测，世事也是难测。贤契，人生漫漫，谨记，不可误入歧途……”

12. 江南龙泉县城 秋阴日

衙役高举“回避”“肃静”虎头牌、龙泉县令正堂牌，引一顶官轿，奏响箚锣，前呼后拥而来。随从耀武扬威喝道，市井行人慌忙“回避”。

百姓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咱们龙泉县，又一个新县官上任了。”

“换汤不换药。”

“是官心就黑！”

13. 护城桥 秋日

示众队伍到此。

葛紫君和慧觉亦来到桥上。

两个衙役远远吆喝道：“两个秃驴，快快让道。”

葛紫君：“小小听差，出言不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从我这身旁侧过去不就行了。”

衙役：“嘿嘿，胆大，大胆！敢冒犯新任县太爷，有你的好看。”

此时轿子已近来。

葛紫君蔑视道：“小小县令，朝廷一走卒耳，有什么冒犯不冒犯可言。”说完，径自行路。

石品在轿中闻言一怔：“住轿！”

轿停，石品走下。

二衙役要上前报告，石品用手按住，走向葛紫君。

二衙役互扮鬼脸，意思这下有和尚的苦吃了。

尖嘴石师爷不解地看着，石品竟撩起官服衣襟走向葛紫君。

葛紫君视而不见，昂首面朝石品走来，就要擦身而过了。

慧觉眼神中露出胆怯。

葛紫君和石品就要交臂而过了。

突然，石品端下乌纱帽，挡住葛紫君俯首而立：“恩师。”

“啊！”葛紫君大为震惊，“你！”

石师爷张嘴合不拢，感到新奇。

石品欲释：“我……”

“逆徒！”葛紫君怒不可遏，“我在阁山候你多时不见，原来……满清朝廷什么德行，你竟然，竟然……”

画外响起石品的话：“……日后，我誓不为官，行医积善，也算替父赎罪吧。”

葛紫君：“你竟然食言……甘愿作满清鹰犬。”

石师爷听之心说：“此人如此胆大，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谩骂朝廷。他与石县令……”

石品：“恩师息怒。此地不是说话处，请到舍下……”

葛紫君气不可捺：“不肖之徒，我岂能容你。”说毕，端起那顶轿子轻轻松松掷下河去。

众大惊悚葛紫君之功力。

石品的眉心也不由跳了跳。

石师爷紧盯石品的反应。

葛紫君携起慧觉的手，向石品：“逆徒，我和你永远了了。”说罢，向城外扬长而去。

两衙役：“太猖狂了，我们去捉拿来。”

石品未语肃立，目送葛紫君二人离去。

众衙役问石品：“老爷，我们去捉拿那两个和尚来。”

石师爷又窥视石品表态。

突然，石品戴上乌纱帽转身：“打道回府。”

众一齐转身回走。

石师爷的眼珠转了转，似有所思，随众而去。

14. 县衙内 秋日

石品为满衙上下训诫：“……今天就说这么多，我们这龙泉县衙，就是要

成为清水衙门。不许鱼肉乡里，不许欺凌百姓。刚才宣布的那些戒令，都听清了吧。”

众似心中有鬼，挤眉弄眼，无人出声。有人投目师爷。

石师爷装得一本正经，顺竿爬：“问你们呢，老爷刚才宣布的戒令听清了没有，说话呀。”

石品：“石师爷，让他们自己说吧。”

石师爷恭敬地：“是是是。”

石品：“听清了没有？”

众有气无力地：“听清了。”

石师爷厉声：“要响一点，早上喝的是红薯粥不是。”

众：“听清了。”声音响亮了些。

石师爷讨好地向石品献媚。

石品感到不对劲，肃然投目师爷：“石师爷，以后和本官说话，不要点头哈腰。”

石师爷打了一个寒战：“这个嘛，老祖宗的传统。敝人以后尽量改，尽量改……”禁不住又是摧眉折腰。

15. 石品膳厅 秋夜

石品与夫人樟秀在夜餐。

石品饮完杯中最后一口酒，长舒了一口气：“夫人，添杯酒来。”

端庄贤淑的樟秀目中盈盈柔情：“相公，自你上任以后，不是立下规矩，每餐饮酒绝不过三杯吗？”

石品：“哦。那，就算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过，今天，我心里算是痛快，教训了县衙上下，宣布戒令，谨防他们为非作歹。”

樟秀盛饭递上：“饭要一口口吃。你不要操之过急，锋芒太露。”

石品：“锋芒太露？”他放下碗，站起身来，“夫人，你大概忘了我给你说过的为何守孝三年后又弃医为官吧。”

樟秀：“坐下吧，慢慢说。我哪能忘了呢。我记得你是说，到乡间行医，见贪官污吏到处横行霸道……”

石品：“可不是。我石某人一支银针可以解老百姓的疾病，却治不了世道不平。所以我决意承父亲之荫，离开樟树到这龙泉县做官。”

樟秀：“夫君当记住，做官难！更要记住，既为官，老百姓是天……”

石品：“明白夫人的提醒，我立志要做一个清官，廉洁奉公治得龙泉县一县太平，为百姓造福，算是为父赎罪……”

16. 阁山葛紫君卧居 秋日

葛紫君已卧床不起，迷迷糊糊。他又从枕旁抓起书信阅读：“……赎罪……”遂冷笑，“一派痴心妄想。天不变道亦不变……做清官，为百姓造福……”他一脸不屑。

慧觉端汤药进来：“师父，又看师兄的书信了。您一天要看多少回呀？”

葛紫君痛楚地：“啊，不提它了。以后，石品投来的书信一概不要给我看，不肖之徒我和他永不相见。噢，慧觉，我跟你说过，我的病喝药没有用。端出去，以后别再熬了。”

慧觉：“师父应该放宽心，药总还是有些用处的。师兄既然已经做官去了，您就把针灸传给我吧。”

“你，功底太浅。”葛紫君摇头，“我的心已经冷了，此事休得再提。”他绝望地冷笑，“自认为石品是惟一可传之人，却成了最不该传授之人。作罢作罢。这门绝技就让它失传罢。”他清然中眼角似有泪珠滚动。

17. 河堤 雨日

面对已被洪水冲垮的堤岸决口，几位农夫头戴斗笠，身着蓑衣，愁眉不展在维修，力量单薄得可怜。

旁侧，上年岁的白胡子老头向微服的石品愤然诉说：“……既然你这个外来的先生这么关注百姓的疾苦，我就把这事给你说说。咱这个村庄，由于地势关系，常发大水。年年修堤，终不得根本解决。去年，乡亲们卡着脖子省着，捐了不少银两合力大修堤坝。哪知主事的心狠手辣，花天酒地，侵吞了大量的银两，偷工减料敷衍修堤。结果，春上发大水，就冲成现在这个惨样。”

石品为之不平：“那为什么不到县府去告他。”

“谁敢虎口拔牙，那主事的姑夫就是当今县上……”他突然止言。

石品：“嗯，是谁？”

白胡子老头：“嘻，你是过路先生，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处？不敢冒犯，不敢冒犯……这年头……嘻！”

18. 石品书房 冬夜

窗外一钩弯月，突然云移月隐。

端砚中的乌墨滚动。樟秀在研墨，她似若有所思，动作有时有些迟疑。

石品展开纸笺，凝思似打腹稿。

樟秀研墨突然罢手，担心地：“相公，我看，奏章你还是不能写。”

“不行。”石品正色，“夫人，此事你不许再阻拦了。百姓穷困，怨声载道……我一定要上书皇上，减免赋税，减少劳役，兴修水利……还有地方上的土霸王，太……”

樟秀打断：“自古为民请命的人，有几个……”

石品：“知道，个人的得失算什么。如今，皇太后应该不喜声色犬马，也许能勤理朝廷政务。这本奏章，雷打不动，我是一定要写的。”他执笔蘸墨，“来吧，夫人，劳动你再把墨研浓一点。”

“也许你要白写。”樟秀微叹，研墨，“还可能惹火烧身……”

19. 石师爷宅第 春夜

门户前，石品来到。

石师爷启门惊慌地打躬作揖：“呵呵，石县令怎么敢板玉趾，大驾光临。请，请到客厅用茶。”说着引石品登堂入室。

石师爷：“请坐。”他向外，“看茶。”他不明石品来意，“本家县令，来此是……”

石品单刀直入：“你那个土霸王外甥干的好事，石师爷，你怎么看呀？”

石师爷心定了，以退为进：“哦，本家县令是为此事而来。唉！”他似痛心疾首，“那个活宝，少读诗书，胡来乱套，

是有些过分……”他一副鬼鬼祟祟的模样。

石品：“哼，你还算明智。师爷，告诉你，最近本县要惩处一批歹人，你说好不好？”

石师爷：“当然好，当然好。”

石品：“很遗憾，你那个外甥也在其列。”

石师爷：“啊，这这这。我就斗胆说说。我外甥之事，本家县令是不是不要太认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会不知道，哪个工程不是水过地皮三分湿。下不为例，给个面子吧。”他偷眼瞧瞧石品的反应，见石品不动声色，又进一言，“其实，本家县令，你大可不必众人皆浊唯我独清。为官嘛，知府、县令，上上下下，就是朝廷……都不是省油的灯。本家县令，你说呢？”

石品拍案而起：“你少本家县令本家县令地套近乎。你外甥仗着你的势力，居然将兴修水利的捐款吞为己有。在本官的治下竟有这种事，我岂能容忍……”

“慢。”石师爷忽然硬了起来，“忍不忍是你的事。石县令，求你给面子，也是给你面子……”

“嗯？”石品惑然，“什么，你说什么？”

石师爷似占上风：“可别忘了，石县令，当初你走马上任的那天，你的那位恩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谩骂朝廷，你置若罔闻，竟说打道回府。让那秃驴扬长而去。这件事，我要是参……参上一本，啊！哈哈哈……”

石品一震。

师爷紧逼：“本家县令不必乱了方寸。你还年轻，自古仁义相通嘛。你仁我义，啊，哈哈哈……我不是称你为本家县令吗……在下相信本家县令是聪明人……”他阴险得意地大笑。

20. 一百姓家 春日

一小孩腹疼在竹床上翻滚，呻吟不止。

有人领石品急急而来。

石品略略号脉，取银针针灸之。

少顷，小孩痛止。

小孩家长千恩万谢，取零碎铜钱凑之，面露愧色：“先生，家里穷，只有这点……”

石品谢绝：“分文不取。”遂告辞。

众相送。

有人认出：“这位先生好像是咱们龙泉县的石县令。”

有人：“啊，真的是，我在公堂上看过他。”

众惊奇：“天下少有的怪事，县官老爷会给咱穷百姓治病。”

21. 县衙后堂 春夜

樟秀端饭菜上桌，掌好灯。见石品尚未归，遂到门户倚门相望。

夜幕降临，夜色沉沉。

石品拖着疲惫的身体归来。

樟秀迎上疼爱地：“看你，又回来这么晚。”

石品面有悦色：“夫人，今天收获不小，小小银针治愈了十九个患者。肚皮空了，饭菜备好了吗？”

樟秀：“你呀，行医不是医，做官又不像官。若是坚意要行医，还不如辞官……”

22. 章府 秋日

章简之与钱才在饮茶。

钱才：“章大人，你怎么想到要辞官……”

章简之：“不可不辞职呀，钱才老弟……”

钱才：“为什么？简之兄，我看你很郁闷……”

章简之：“不可不郁闷，你看看眼下的朝廷，眼下的官场……”他激愤地站起身，他略有足疾。

23. 码头 秋日

石师爷携衙役等在恭候什么人的到来。

一艘官船驶停码头，众随从簇拥着腆着大肚皮的知府走下船。

“知府大人驾到！”石师爷等跪接，“知府大人辛苦。”

知府大大咧咧地：“起来吧，起来吧。唔，石师爷，你们石县令为何不来迎接本官？”

师爷起身：“石县令说，知府大人此来，并非公务，不必繁琐礼节。”

知府立即作色：“大胆！不知深浅的东西，竟敢侮慢本官！石品他人在哪里？”

石师爷：“下乡治病去了。”

知府不解地：“下乡治病？”

石师爷：“咱们这位县令比别的县太爷多一个名堂，能扎针灸。”

知府：“扎针灸？”

石师爷：“就是用一根根针插到肉里搅呀搅……”

知府：“那管什么用？”

石师爷：“倒是挺管用，小病小灾一搅就灵……”

知府：“什么灵不灵，成何体统！堂堂一县之主，做官当老爷的人竟和江湖人一样，搞那些个斜头斜脑的事。噢，我想起来了，他脑袋进水了，还写什么减免赋税劳役、大力兴修水利的鸟奏章……”

24. 石品宅第 秋夜

袅袅烟雾，缥缈漫腾。

石品抱着水烟袋在喷云吐雾，从情态看他无无抑郁：“樟秀，奏章送到州里不短的时间了，怎么会一点消息也没有？”

樟秀：“说不定根本就沒送上去。”

石品：“不可能，奏章谁还敢卡。”

石师爷来到：“谁说不敢卡！知府大人还把它烧了。”

石品：“烧了？我为民请命的奏章烧了？”

石师爷：“烧了！知府大人说了，岂止奏章可以烧，你为官不勤政，倒是四乡八里做游医，朝廷命官，你是独一个另类。参你一本，乌纱帽岂不也要烧掉……谁让你不勤政？”

“什么，我不勤政？”石品愤慨欲发作。

石师爷：“你向我发火管什么用，你那拳头打在棉花里。”他缓和口气，“本家县令，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不会不懂吧？我深夜亲自到你府上来，是因为知府大人驾光临到咱龙泉县视察，此刻还正在舍下品茗。你去拜谒一下，圆个场，日后自然有好处处的。记住，不要傻傻地两袖清风而来哟，我可是为你好呀。我先走，你随后到，免得知府大人疑心是我把你叫来的。本家县令，既在矮檐下，不可不低头……”说罢离去。

石品愤然，攥紧拳头克制着，踱着步。

樟秀：“奏章烧毁，奏章根本不能上达。你做官能有何作为？”

石品：“夫人的意思是，我不能做官？”

樟秀：“就你的秉性，不宜做官，做了官也做不好官……”

石品付量。

樟秀：“石师爷像一只狐狸，知府大人已经盯上了你。相公，有道是君子不站危墙之下。我看你应该急流勇退。咱们故乡樟树好山好水好地方，我祖上还遗下一家药铺……”

石品：“你的意思是，让我弃官从医？”

樟秀：“你觉得呢？”

石品：“为官难酬壮志。夫人，那我就辞官！回到民间去，回到故乡樟树药都去。”

25. 江西赣江 秋日

石品立于船头，面色明朗，极目远眺。樟秀相伴石品身边。

石品遥指：“夫人，看，故乡的阁山。”他显然情绪有些激动。

樟秀：“离开故乡好多年了。可我总忘不了小时候老人们说的话。樟树的阁山，形如阁，色如皂。阁山，也叫阁皂山，名字就由此而来。多少回，梦里常想阁皂山。”

石品从远处的阁山收回目光，感慨万端：“夫人对故乡的阁山一往情深。记得我是14岁离开故乡樟树程坊。少小离乡壮年归，此刻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今天回到樟树，江山依旧，可游子石品我却人事已非……做官，梦幻一场，落得这步……”

江水无语，缓缓东去。

樟秀：“品君既已弃官为民，你我又一帆风顺回到故乡，今天是我们欣喜的日子。品君，不要太感慨了，往后从头来就是了。”

“惭愧！”石品深叹。

石品再度投目阁山，深沉地：“望阁山，想念师父。这几年来，师父怪罪我，我屡屡投书，终不见他回复只言片语，杳无音讯。也不知他老人家还在不在阁山。”

26. 阁山寺院 秋日

葛紫君卧榻病人膏肓，奄奄一息。

慧觉守候在侧，摇头不止：“不不

不，师父，您不能这样……您……”

葛紫君强打精神：“去，拿过来，慧觉贤徒。”

慧觉：“不不不，师父，您……”

葛紫君：“去，拿来，我，求你了……”

慧觉：“不不。师父，您不能那样……教错了师兄，怎么能……”

葛紫君：“我这一生，就这件事看错了。追悔莫及，有眼无珠！我要到阴曹地府前挖下自己两只眼睛来……”

墙上挂着的宝剑。

慧觉：“不！师父，您不能那样做。”

葛紫君：“快，把宝剑拿过来，趁着没断气，我自己来挖。”

慧觉：“我不拿！”

葛紫君脸色变得非常可怕，圆瞪双目：“拿宝剑，你拿过来，求你快拿过来。我快咽气了。”

慧觉还是不动。

葛紫君声色俱厉：“听着，给我拿来，要不我发功点穴点了你！”

慧觉一怔，只好违心遵命颤巍巍去拿过宝剑，又颤巍巍将宝剑奉上。

葛紫君立即憋足精神，抽出宝剑，做好了姿势就要朝眼眶中刺下去。

“师父……”慧觉惨叫。

葛紫君闻声忍了忍手：“噢！拿只盘子来接着，我一生眼睛容不得灰尘，挖下来的眼珠也不要让它沾上尘埃。慧觉，把那只盘子拿过来，你给接着。”

“师父……”慧觉不敢违命，拿过盘子，他简直要哭出来了。

葛紫君：“接好了，我要动手了。害怕，就闭上眼睛。”说着用功一蹬坐了起来摆好姿势。

慧觉咬着嘴唇，将盘子接着。

明晃晃的宝剑尖在葛紫君的眼前移动。

慧觉不敢正视，闭上眼睛。

葛紫君将宝剑擎起运足力将要下刺。

“紫君师父！”一小和尚突然推门进来。

葛紫君住手。

小和尚：“紫君师父，有个叫石品的人在寺院门口求见。”

“嗯！”葛紫君一愣，“石品？”

慧觉也一愣，望着葛紫君。

葛紫君：“这个不肖之徒怎么来了，不见！”

慧觉：“师父，师兄既然来了，您还是让他见见吧，况且，您……”

葛紫君转念想了想：“慧觉，你去看，石品他若是着官服，立即给我轰下山去。若是着便服，让他进来，我临终前要骂他个痛快淋漓。”

小和尚：“紫君师父，石品岂止穿便服，他说他早已辞了官。”

“什么？”葛紫君眼睛倏地闪了一下光亮，急急打断，“他说他辞了官？”

小和尚点头：“他说他要定居在樟树故乡，此来阁山看望您，是想跟您再学艺……”

葛紫君一听此话，眼睛中重新燃起

希望的光焰：“他竟能迷途知返……”他想了想，“传我的话，他若真有诚意，三里之外，叫他跑步进来。慧觉，你去，给我看着。记住，不许以师兄弟之情舞弊，我要看膝盖的。”

“是。”慧觉离去。

27. 阁山石阶 秋日

石品一步一跪。

慧觉跟随。

石品头上汗珠滚滚。

28. 樟树市井 秋日

来购买菜蔬的樟秀在食用樟树特色小吃——包面（即馄饨）。她一边吃一边四下看着，心情悦然。她用完一碗，意犹未尽，向堂掌馆道：“好多年没吃家乡这有名的猴仔包面了，再来一碗，稍微多加些辣椒。”

“娘子稍等。”堂掌馆应声而去。

29. 葛紫君病榻 秋日

葛紫君一时感到病去疾除，面色正常。他试着下床，竟然成功，摸摸胸口，自语：“奇怪，胸口也不疼了，看看逆徒去。”

30. 长长的石阶 秋日

石品继续跪行，看来他已经筋疲力尽了。

慧觉看不过：“师兄，起来走吧，快到寺院再跪。”

“不！听你说，自从师父知道我做了县官违背了他的心愿就患下了心气痛，罪过呀！”石品摇首，他抹汗，大喘着气，然后到小溪畔，喝足水，坚毅地继续跪行。

他跪过的石阶留下刺目的血迹印痕。

31. 寺院门 秋日

葛紫君扶杖而立，他遥见石品一步步跪来，不禁心中一动。

石品几乎是一跪一爬向寺院门逼近。

葛紫君不胜感慨，见石品果真如此诚心，胸中巨浪翻滚，脸上出现复杂的表情。

石品只差几步跪到葛紫君面前，极度的劳累使得他几乎晕厥，他顽强地向前行进。尚差两个台阶，石品一时实在无力跪上去，故暂且滞步蓄力再跪。

慧觉看看石品又看看葛紫君，希望葛紫君宽恕。

石品又要跪步向前了。

葛紫君下得两个台阶，双脚矗在石品面前。

“恩师！”石品忍住剧疼极力仰视葛紫君。

葛紫君一时倒不知说什么才好，撇去扶杖，双手扶起石品。

石品血肉模糊的膝盖映入葛紫君的眼里，他不禁触目惊心，由衷地：“石品贤契，师父继续收你为徒。此后你要好生研习针灸精功……”

32. 阁山寺院 冬日黎明

石品在练功，他将一支支愈来愈长的银针用功发直，神奇，变幻莫测。

慧觉来到：“石兄要不要在我身上

试试针?”

石品:“不可,不可。”

慧觉:“没什么不可,师父传你,我就帮着成全你。我心甘情愿用我的身体让你试针。”

石品:“多谢师弟,以后再说吧。师父每天早晨这个时候要来检查我三更起来练习发功的进度,你先回去休息。”

慧觉:“好,师兄好好练。”

慧觉才去,葛紫君即来。

石品迎上前:“恩师。”

“劳累了吧。”葛紫君关切。

石品:“没什么。”

葛紫君:“石品贤契,屈指算来……”他突然感到心口作疼,下意识捂了捂。

“恩师,你……”石品深知葛紫君的病,“都是我……”

葛紫君:“我这心口疼已经落下病根了,病根是因为你……噢,不说这个了。屈指算来,你已经练功两月有余了,我的病,已经……我怕……明天夜里三更时分,授你针灸穴位绝招。”他又感一阵心口疼。

33. 石品宅 冬夜

床上,一盏油灯亮堂。

樟秀在灯下看医书。

樟秀画外音:“石品夫,在阁山已经待了三个月有余了,怎么还不归来?”

她见油灯闪烁,遂欲拨亮,画外音:“莫非出什么意外了……”她竟忘了拨灯。

油灯又闪烁。

34. 阁山寺院葛紫君卧室 春夜

油灯闪烁。

葛紫君卧床已近弥留之际。

石品和慧觉垂手侍立。

石品将油灯拨亮。

心口一阵剧疼使葛紫君扭曲了脸,待缓过劲来,他举针喃喃地说:“……这心疼病要夺我的命了。石品贤契,你好好听着。华夏针灸,源远流长。秦汉就有了起源。两晋名医皇甫谧写就神州第一部针灸专著《针灸甲乙注》,你已熟读。我葛门祖传针灸,为师已倾囊而出传授给你了……不过,绝技、绝招也还可能发展。银针绝技奥妙无穷,你要博采少林内外功、气功等众多家之长,融会贯通,让我葛门针灸日后有更绝的……”他话犹未了,溘然长逝,手上依然握着银针。

35. 樟树石品诊疗 春日

石品举针在为求医者针灸。

36. 章简之书斋 春夜

藏书丰富,汗牛充栋。儒雅氛围,十分浓烈。

章简之抚古筝自弹自唱:“呜咽琴声,怆然悲吟。壮志难酬,叹喟向长空……”

“简之,好高的兴致呀!”随着话音,钱才进来。

章简之罢琴大笑:“什么兴致,聊以卒岁。噢,钱才老弟,等你快一个时辰了,今天夜里怎么姗姗来迟。”他投目一

盘残局围棋,“昨晚这盘棋还没决一雌雄,请。”摊手。

“请。”钱才摊手。

二人围棋前坐定,对弈。

钱才:“今天夜里杀个过瘾,明天就不能奉陪了。”

章简之:“为什么?”

钱才:“家父那个中药小铺要到江西樟树进批中药材,让我去跑一趟。”

章简之:“喔,是这么回事。”

钱才:“哎,我说简之兄,你反正闲着在家。怎么样,跟我出去到樟树转一趟吧,樟树可是有药都之称。有道是‘药不到樟树不灵呀’!”

37. 樟树镇长春百年老药店 春日

一副对联:“药不到樟树不灵,药不到樟树不齐。”

章简之与钱才步入店堂。

章简之环顾丰富的药柜,似有心计,他不待钱才开腔,拱手向掌柜的:“老板,我想到贵店配点药。”

店伙计热忱地:“先生,请递上方子。”

“方子……”章简之笑笑,“没有。”

“没有方子,这药可怎么配?先生,你是开玩笑吧?”店伙计惑然不解望着章简之。

钱才弄不清章简之是什么意思,也颇感困惑地望着章简之。

“老板。”章简之洒脱地,“我们是受东家之命到贵地樟树来进药的。东家没给什么方子,出了几副对联,东家说若是樟树哪家药号能把对联中可包含的中药一味不差配齐,我们两店永结贸易之交。我们什么时候来,都不进樟树第二家药店,唯这家药号……”

店伙计一下慌了手脚:“先生,请稍等,我请大老板出来。”说着入内堂。

钱才茫然地向章简之:“简之兄,你这是搞什么鬼?”

章简之一笑:“逢场作戏,逗逗江西老表。我倒要看看这号称药都的樟树,有什么大人物?”

38. 长春药号对面的石品诊疗 春日

众百姓将盛赞石品针灸医术的锦旗、匾额以及些许礼品馈赠,石品婉辞不过。

樟秀偕慧觉也协同推辞,忙得不亦乐乎。

石品拱手相送那些来答谢的百姓,见对面长春药号门前的人群围观如堵,遂道:“黄老板的店里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正疑惑间,店伙计来到。

石品:“哎,樟树根,来得正好,你们店里……”

店伙计樟树根:“嘻,石先生,今天可碰上难题了……”他向石品咕嘈,“……黄老板肯定招架不住……”

39. 长春中药店 春日

黄老板捏着一张写有“将军身藏千张纸,国老店筹一包针;红娘子穿龙衣持二宝花,推车郎挂元宝拿金钥匙”的

对联纸片,苦思冥想,抓头挠耳在找药,焦头烂额:“……甘草……红娘虫……”

章简之:“老板,快一个时辰了,才说出四味中药。你们樟树中药值钱,在下的时光应该也值钱吧……”

“这……”黄老板窘迫,偷眼望对面。

章简之无不揶揄:“堂堂药都,煌煌樟树长春百年老店,区区这几味中药……老板,咱们都是生意人,不必谦逊嘛。”他话中含刺。

黄老板更为狼狈,望了望对面石品诊所,无奈地:“先生,敝人甘拜……”他差点说出甘拜下风来。

突然后堂响起樟树根的话音:“掌柜的,二掌柜的到临山镇给老太太拜寿回来了。”

石品已换装和樟树根出现。

黄老板暗喜,急转身演起戏来:“哎呀,二弟,就回来了,怎么不在临山镇多住几天。”

石品也演戏:“我怕店里忙。怎么样,这几天生意……”

黄老板向石品暗递眼色:“生意不坏。刚刚准备给这位先生捡药。这位先生满腹经纶,药方子是用对联和诗写成的,我是甘拜……”

石品恐黄老板说出“甘拜下风”的话来,急向黄老板递眼色,并接话了:“你是甘拜这位先生为师……”

黄老板:“是啊,是啊,二弟,你来看看,我都记在这纸上了。”

石品:“喔,记下了,见识见识。”

章简之的注意力一直在注视石品,他感到此人的不同,与钱才交换了个眼色。

石品接过纸片,略略一浏览,若无其事,笑笑:“好文才,好文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向黄老板,“大哥,你这些天也辛苦了,先生的这些药让我来配吧。先生,先给您检样,每味五钱。”

章简之见石品那副轻松劲,不免暗自折服了一半。

石品就着那张纸片,吟道:“将军身压千张纸……”他从药柜一把抓准,入秤盘,唱道,“将军,就是大黄,五钱。”将药摆柜。又抓药入秤,“千张纸,就是木蝴蝶,五钱。”将药摆柜。

店门外围观的人更多。

石品吟:“国老店筹一包针。”石品抓药入秤,摆柜,“国老,就是甘草。”将药摆柜。

章简之与钱才交流眼色。

石品又抓药入秤,摆柜:“一包针,就是千年见……”

40. 石品诊疗后坊 春日

慧觉在与伙计加工药材,尤见刀功让人眼花缭乱。

樟秀过来:“慧觉,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你师兄了,前堂有人等他扎针灸哩。”

慧觉:“师嫂,师兄到对面给黄老板解围去了。”

41. 长春中药店 春日

柜台上面十来味中药排列开来。

石品如数家珍,边指边说:“先生,药都配齐了。我一味一味说给先生听,看看对不对?红娘子就是红娘虫嘛……”

围观人群爆发出一阵大笑。

石品:“先生,这些就是你三副对联一首诗中所含的二十七味中草药,请指教。”

围观人鼓掌。

“一味不差,一味不差,佩服!佩服!”章简之不禁双眸放亮,竖起拇指,“江西老表有人才,药都樟树有人才呀!”说罢深深地望着石品。

石品也觉得章简之非等闲之辈,亦深深望着章简之:“先生过奖!如果我没看错人的话,先生不像是经纪人。”

“嗯。”章简之一惊,笑了笑,笑得很深邃,他向石品,“二掌柜,如果我没有看错人的话,即使你现在是经纪人,在这之前你也绝非经纪人。”

“哈哈哈哈哈。”石品笑道,“先生,看来,你有话可说。如不弃寒微,请到我的舍下叙叙,如何?”

章简之望望黄老板,不解地:“他的舍下?”

黄老板一时不知如何应付。

石品:“树大分枝,我们兄弟各自有个家。”

黄老板:“噢,对对对,我们兄弟各自有个家!”

章简之好像明白:“喔,哈哈哈哈哈!”

42. 肉铺 春日

慧觉来到买肉。

屠户拎起半副猪肝:“多谢你家石先生给我老娘扎针,这半副猪肝送给石先生炒着下酒。”

43. 石宅膳厅 春夜

石品与章简之在对付。

樟秀端热气腾腾的炒猪肝上来:“来,吃炒猪肝。章先生,你们扬州的口味和我们樟树不同,这猪肝没放什么辣椒,还搁了点糖。尝尝味道怎么样,我炒得不好。”

石品举筷:“来,请,简之贤弟。”

章简之夹之食之,赞不绝口:“嫂夫人的烹调手艺,上乘,上乘。”

樟秀:“夸奖了,不好意思。喂,那位钱老板怎么离席了?”

章简之:“他呀,棋倒下得不坏。真正的经纪人,太贪杯,上桌不久和黄老板老碰呀碰,两个人都醉了,慧觉送他安歇去了。”

樟秀:“喔,你们俩今天有缘相会也应该醉一醉。不是说高山流水,叹知音难觅……”

“哈哈哈哈哈。”章简之高兴,爽气十分,“嫂夫人说得对。高山流水,现在是知音已觅。来,石兄,再碰一杯。”

二人碰杯。

樟秀斟上酒:“你们慢慢喝,我看砂钵脚鱼蒸得怎么样了。”遂离去。

章简之:“石兄,你好艳福呀,嫂夫

人一定是书香门第的名媛,贤德可敬。”

石品:“和我一样,都是樟树本地土老表。不过,贱内是医药世家出身,也念过几句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章简之遂借酒劲感慨起来,“这人世间的人,为什么只是人之初才性本善……”

石品:“简之贤弟,咱们有过君子协定,你我不谈国事、世事……”

“不谈?”章简之将酒杯一掷,“什么时候咽了这口气就不谈了。”

石品:“简之,你醉了!”

章简之:“醉了,醉了才好说真话。石兄,你别拦我。辞官至今,我一直压抑,强颜作欢,常常胸口发闷。今晚,我要痛痛快快发泄一通。我章简之……”

石品:“简之,还是不说的好吧。”

“不,我要说。”章简之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我章简之是有民本思想的。在扬州做个官,竟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混官一个,眼睁睁看见老百姓冤案如山,我竟不能为民做主,还有那帮贪官污吏……”他咬牙切齿。

“骂吧!”石品也激动了起来,将酒一饮而尽,又为章简之斟满酒,“说到那些个贪官污吏,我是不共戴天……兄弟,喝酒……”

“喝。”章简之晃着酒杯,酒晃着流淌着,“啊,我失态了。其实,石兄,骂,又有什么用。我不如你,你有一技之长能用针灸为百姓做点实事,做好事……可我,饱食终日,弹个什么琴,下个什么棋,写个什么书法,于国于民有什么……”他突然怦然地,“这如何是好!”

“唉!”石品也似伤感已极,与章简之碰杯。

章简之:“州府、县衙,有那么些个贪官污吏。石兄,皇上……是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石品默然,想了想,轻轻摇首:“下情难以上达,皇上对下面的有些事是不是不知道?”

“知道了又怎么样。”章简之一副醉态,“那慈禧……慈禧老太婆……”

44. 宫廷御膳房 夏日

众人抬珍馐佳肴进来,后面随着三十出头监膳太监刘公公。

御厨惊呆:“怎么,午餐,太后又是一点没用。”

监膳太监:“可不,这些御食原封不动,退回御膳房。康御厨,太后胃口始终不对,你要摸摸后脑勺了。”

康御厨心悸,愁眉难展。

旁侧的人问监膳太监:“我的刘公公,这慈禧太后患的什么病,吃什么她都不中意。”

监膳太监:“天知道。御膳房要动脑筋,琢磨琢磨这太后的胃口。老实说,我也是提心吊胆在过日子。也怪!那么多御医都治不好太后的贵恙。”

45. 石品诊厅 夏夜

石品为章简之治脚疾,拔下最后一根银针:“你这个贵恙应该好了。简之,

你起来走走试试。”

章简之地下地走,那足疾奇迹般地除去,他一时体轻如燕,步履稳健,全然崭新的形象。他高兴地:“啊,真是神针。这小小的银针扎了那么三天,我这几十年的脚疾痛苦就……石兄,又是一个不虚此行,这个收获太意外了。”

慧觉:“这算不得什么,比这更疑难的病症,我师兄都能手到病除。”

钱才惊讶:“啊,了不起!若不是亲眼看见,怎么也不敢相信。哎,石先生,我有一件事情相求……”他有些唯唯诺诺,“只是……”

章简之明白:“钱才老弟,你不太好意思启齿,我来给你说。是这样的,石兄,我这位钱老弟是财盛人不旺,娶妻多年,竟一个儿女不得,这夫妻不育……”

石品:“除非绝症,一般的不育……这样,什么时候钱老板不妨将尊夫人带来一块治治看。这方面痊愈的,已有不少先例了。”

钱才:“若是经石先生之手,能为我钱家添下第一个儿子,接香火,家父会以一半家业酬谢。”

石品淡然一笑:“朋友之间,岂可以财通义?医家大德,治病救人嘛。”

46. 皇宫某处 夏日

御医们束手无策。

一最年轻的御医悲叹地:“太后的病太疑难了,我等几个御医已无能为力。民间也许有偏方,有高手。我们不如让朝廷张榜全国求医。”

47. 京城街巷 夏日

求医皇榜张贴在墙。

人们望之,退避三舍。

48. 上海市某处 夏日

求医皇榜高贴。

49. 樟树镇 夏日

衙门的人新贴上“求医皇榜”。

50. 石宅 夏日

皇榜摆在桌上。

石品来回不安地踱步,旁侧是愣怔的慧觉,樟秀脸上愁云笼罩。

石品不无责怨地:“慧觉呀慧觉,你办了一桩蠢事,你……”

慧觉垂着眼睑:“我以为,师兄要是治好了慈禧太后的病,就可以、就可以名扬天下……”

樟秀:“什么名扬天下?慧觉你真不应该去揭那个皇榜,好心人办了件坏事。哎,品君,事到如今,光怨光怪也没用了,你自己打定主意不去就是了。我看跟清江县衙门通融通融,递个我们没有揭过榜的奏章……”

“奏章?”石品沉吟,突然,石品的眼中闪烁出异样的光辉,“不,不。慈禧太后的病我给她治,明天就去北平。”

51. 御膳房 夏日

康御厨在发呆,他向在加工珍馐佳肴的众下手说:“大家歇会儿,监膳太监还没来,中午这一顿还不知道凶吉如何,也许各位又白费劲了。”

众议:“书上说众口难调,可这一口

更难调。”

“这一口，什么口？皇太后的口哇！”

“嘘！”康御厨制止，“你们不怕……”他做了个杀头的手势。

众被震慑，唏嘘，默然。

有人发现监膳太监来了：“各位瞧，刘公公脸上有喜色。”

监膳太监满面春风来到：“各位，天大的好消息，太后的病已痊愈。”

“啊！”众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康御厨：“谢天谢地。”

监膳太监：“康御厨，拣平时太后喜欢吃的，拿出全部本事来做，夜餐让太后高高兴兴地选着食用。”

康御厨脸上云开月朗：“好好好。这下可好了。哎，哪来的神医，这么快就治好了太后的……”

监膳太监：“全国张榜求医，没有第二个人敢将这龙须，只有我们江西樟树的石品，就用那么一支长长的银针……”他比画着长度，“什么药都没用，就把太后的病给治好了，羞得那些御医差没去找歪脖子树上吊。”

众笑了起来。

“真神呀！”

“莫非是华佗再世，扁鹊……”

“我说刘公公，你是不是找个机会让我们见识见识。”康御厨肃然起敬。

监膳太监：“这个不难，我和石品神医不都是江西老表嘛。半个老乡，老乡好说话，啊。”

52. 樟树石品宅 夏晨

神龛前，香烟缭绕。

樟秀拜揖烧香，口中念念有词：“早晚一炷香，菩萨保佑，让我夫君平安归来。”

慧觉在一侧，负疚地：“都怪我……”

樟秀宽容大度地：“算了慧觉，再不许说了。来，一块儿拜拜菩萨。”

两人跪地，同时祈祷。

樟秀：“菩萨保佑，让我夫君平安归来。”

慧觉：“菩萨保佑，让我师兄平安归来。”

香烟缭绕。

53. 宫廷石品住处 夏夜

烟雾缭绕。

石品在吸烟，一面凝神思索。

案头上，已经铺好纸笔，摆好墨砚。

石品似已思虑成熟，收好水烟袋，挥笔疾书。

传来叩门声。

石品开门见是监膳太监，忙笑迎：“啊，刘公公来了，请进。”

监膳太监：“闲着没事，找你聊聊天，谈谈江西老家的情况。哎，我说老乡，你在写什么，写书信？”

石品摇头。

监膳太监投目纸上：“写奏章。”大惑不解，“这……”

石品深沉地：“刘公公，你久居皇

室，不知民间疾苦，官场黑暗。”

54. 樟树石宅 夏夜

樟秀又在焚香：“菩萨保佑，让我夫君平安归来。”

55. 宫廷石品住处 夏夜

监膳太监点称是。

石品慷慨激昂：“这些太后也许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写出来。这次冒昧来与太后治病，本来不敢这样不知天高地厚，但想到要是治好了太后的病，取得太后的好感，就可以接近太后面陈政见……”

监膳太监闻言眉心略略跳了跳。

石品：“可这两天我看太后不可能接见我，只好写本奏章，刘公公方便与我代呈如何？”

“这个……”监膳太监犹豫，“这个……先让我斟酌斟酌……”

56. 樟树码头 夏日傍晚

樟秀翘首盼夫归。

慧觉：“日头快落山了，师兄今天是不会回来了。”

樟秀面染惆怅：“夫君在北平也不知情况如何，一点消息也没有。”

慧觉：“我明日启程到北平寻访师兄去。”

樟秀摇头，“慧觉，不可再冒失。再等几日吧。唉！当初我真不应该不坚决阻拦，品君此去北平恐怕凶多吉少。”

57. 宫廷石品住处 夏夜

石品在把玩着一件古玩。

监膳太监匆来：“老乡，冒了天大的风险，我趁着龙颜大悦的时候给你递了奏章。”

石品振奋：“哎，难为你了，真是好老乡。”

“可事情……”监膳太监从怀里摸出奏章，“老乡，你自己看吧，这上头有太后的朱笔批示。”

石品接过，念道：“休问朝政事，留作宫中做御医。不得违命，钦此。”

“什么？”石品大惊，“做御医？”

监膳太监：“老乡，这可是你祖上积了阴德。宫廷御医，荣华富贵，享用不尽。太后还降旨，若有家眷，作速搬迁来北平。”

石品万没有想到事情竟起了这样的变化，心中巨澜翻滚，一时耸起眉峰，默然无语。

58. 樟树石品诊所前 夏日

樟秀婉辞候诊的人。

县衙差役来到问樟秀：“你就是石夫人吧，上面传令，石品已被慈禧太后赐封为宫廷御医。皇恩浩荡，你们家小可以立即搬迁北平。”说罢离去。

樟秀一时陷入沉思。

慧觉倒高兴：“怎么样，还是我那皇榜揭得好。看，福气来了不是。搬吧，过几天就启程。”

樟秀没理会慧觉，陷入更深的沉思。心声：“夫君走时，一再说此举到北平是想再为民请命，怎么会一下变化这么大。难道他真愿意做一个宫廷御医了？”

59. 北平市井 秋日

京都风貌。

监膳太监和石品乔装逛着。

监膳太监：“我说嘛，想开了，留在宫中做御医有多好，我也多了个江西老乡……”他比比画画，指指点点介绍景点，十分热情。

“嗯，嗯……”石品应付着，他在谋划着逃机。

二人到猴把戏前，观赏。

监膳太监忘形地看着。

石品瞅准时机逃遁而去。

及至监膳太监察觉，石品早已不见了踪影，监膳太监一脸惊慌。

60. 樟树石品宅 秋日

一张非常可爱的小婴孩脸。

樟秀抱着婴孩喜不自禁，她指指钱才：“瞧，这小鼻子多像你钱老板。这对眼睛亮晶晶的，多像……”她指少妇，“你这个做娘的。章先生、钱老板，还有这位老板娘，你们也太客气了，这么老远……”

章简之：“理当来面谢。”

一应酬谢的礼品。

钱才：“真多亏了石神医的一根神针，在我们夫妇俩身上一扎呀，就扎出了一个儿子……”他疼爱地摸摸小婴孩的脸蛋。

少妇心疼：“看你把宝宝的脸蛋都要捏扁了。”

钱才笑了：“到底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比我心疼。其实，我哪舍得捏呀。哎呀，咱们逗了个半天，真正的恩人还没见上面。石太太，石神医没个准信什么时候回来？”

樟秀脸上立时布上阴云，不禁喟然长叹。

章简之将樟秀拉过一侧：“嫂夫人，刚刚没听你说清楚，石兄是怎么到宫廷……”

就在这时，疲惫不堪的石品出现了。

众迎上去，一时愣怔，大家望着石品。

石品望着大家。

章简之：“石兄，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石品：“一言难尽！”

61. 宫廷一隅 秋夜

监膳太监神经质地边走边摸着脑袋：“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这肉葫芦还长在脖子上。那个石品，什么老乡？不是个东西，敢抗君命，逃离京城，差点连累我掉脑袋。那太后可好，这回还真宽宏大量。说什么小小民医，不识抬举，就让他去吧。我还害怕那一尺多长的银针哩。末了，太后还说什么姓石的一根神针毕竟治好过我一回大病，我还记得好呢……”

62. 樟树石宅膳厅 秋夜

一桌席面，众围桌，气氛黯然。

章简之停杯不饮，沉吟：“不好。我看，石兄不妨隐姓埋名先偕夫人隐匿起来，慢慢相机行事。慈禧太后对此事是不会手软心慈的……”

63. 清江县正堂 秋日

石师爷现为清江县令,他不无得意地端详着“神针”匾额:“皇恩浩荡,皇恩浩荡。想不到老佛爷还给石品那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了这么一手,赐块‘神针’的匾额,弄得声名大振……”

有人献媚:“老爷,你看,你这一到清江县走马上任,就碰上这么件多少银两也买不来的好事。”

清江县令:“是啊,是好事。在我的治下,有个‘神针’神医做过御医,光荣,光荣!樟树古镇光荣,清江县一县光荣!传话,明天,把‘神针’牌匾挂到石品店里去,声势要造大!”

64. 石品诊所 秋日

清江县令率众前来送“神针”匾额,宣读“圣旨”,石品不得不跪接。

清江县令有些阴阳怪气:“我说石品石御医呀,山不转水转,实际上是我的头脑得转。没想到吧,我到清江县来做了你的父母官。你架子蛮大嘛!我走马上任,派人几番来请你叙叙,你都不肯赏光。今天,本县亲自来了。你这‘神针’的匾额一挂,可了不得,清江县一县光荣。老佛爷器重你,往后,本县多仰仗……”

65. 石品家膳厅 秋夜

石品小酌,樟秀、慧觉陪之。

石品:“老佛爷授匾,跟做梦一样。”

慧觉:“好啊,店里挂了匾,咱们就威风了。”

樟秀:“威风?恐怕树大招风。”

石品:“樟秀多虑。招什么风?从此不沾宫廷的边,全心全意为百姓治病,也不枉了‘神针’的美誉。其实,我真正距离‘神针’尚有大大的差距。有些穴位还是神秘莫测,尤其是妇科。当初,师父研究女性穴位,碍于男女授受不亲,从来未曾曾在女子身上试过针……”

樟秀闻言受触。

66. 德医住地 冬晨

少年维特写出一手功力不浅的中国毛笔字。

蒙格尔在侧予以赞赏(用德语):“毛笔字写得大有进步,汉文化博大精深,要潜心学习。”

维特:“身居中国,我会用功学习中国优秀的东西。”

蒙格尔:“好儿子,不错,汉语也说得挺流利了!”

67. 石品宅 冬夜

樟秀在献身试针。

石品深探之又恐樟秀难受。

樟秀:“不要犹豫,再深,再深,啊哟……”她脸部扭曲,“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石品:“好!这是对付妇女痛经的关键穴位,应该突破了。”

68. 乡村 冬日

樟秀陪着石品为妇女针灸。

69. 石品宅 冬夜

对着穴位模型,石品在慧觉身上试针,他迟疑着:“师弟,秘穴新针,危险太

大。”

慧觉:“师兄不要手软,所有疑难穴位你都可以在我身上试。为了中华针灸绝技的开拓,就是聋了、哑了也值。只要师兄真正成为‘神针’,就是绝命,师弟我也心甘情愿。来,再试吧,狠狠地试……”

石品突然跪下,向外面的夜空抱拳过头:“师父九泉有知,弟子承袭先辈针灸之技,悉心研讨,创用赤金制成金针。今日以新针在师弟慧觉身上探试秘穴,乞望护佑能一举成功。”说罢,将细如毫发般一尺三寸的金丝缠绕于食指上,发功将金针摧直,竟神奇得有如铁杵一般。

石品在慧觉身上试针,极具紧张神秘。

慧觉被针刺深穴,特殊的针感使他的面目扭曲。

70. 阁山葛紫君的墓地前 春日

石品将手中的米酒撒下,深沉地:“恩师,弟子石品和师弟慧觉清明又给您扫墓来了。未忘恩师教诲,潜心研究针灸。且喜内人与师弟献身试针,不少神秘穴位有了突破。”

慧觉:“师兄正撰写《针灸经述》哩。师兄高兴吗?”

石品:“师父肯定高兴。师父,孝敬您纸钱,孝敬您祭品。”

71. 袁世凯寝殿外 春日

窗外阴云密布,雷声滚滚,电鞭抽击长空,气氛窒息压抑。

殿内袁世凯的呻吟声传出,毛骨悚然。

英、美、法、日、德五国洋大夫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个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袁世凯的呻吟声又传出。

满朝文武焦虑议论着,五国洋大夫聚在一堆议论着,前面我们见过的几位御医在议论着。

外面雷电更烈。

袁世凯更烈的呻吟声传出。

殿内走出了满面肃然的章简之。

众目投向章简之。

章简之感情复杂,失望地看了中国的御医们一眼,遂扭头向五国洋大夫:“怎么样,袁总统究竟得的什么病,有医疗方案了没有?”他的目光逼人。

“这……”五国大夫无言以对。

章简之:“袁总统命在旦夕,你们……”他略有停话,“英、美、法、日、德五国名医,难道都无能为力吗……”

五国洋大夫又是一阵难堪。

章简之目光如炬射向德医索尼卡:“索尼卡博士,你现在为什么沉默了?”

索尼卡被刺激:“你这是什么意思,农林部长章。”

“意思很简单。”章简之咆哮了起来,“我没有忘记,你们在京城五国名医都是自荐进宫要给袁总统看病的,而且一个比一个傲慢。你这德国的什么索尼卡医学博士,我特别不会忘记。你说,中国的医学太没本事了。还说袁总

统的病到你手里就像吹根鹅毛一样容易。为了总统的病,我们客气地对待了你。可是进宫到现在快一个礼拜了,袁总统的病依然如故,你索尼卡也和其他几位名医一样,不也束手无策吗?请问你索尼卡博士的本事到哪里去了?啊!自丑不觉,这是中国的一句俗话,送给你索尼卡博士,不为过分吧!”

“你,你……”索尼卡恼羞成怒,“章部长,你侮辱了我的人格,我要抗议!”

章简之:“自重一点,索尼卡博士。耽误了总统的病,还没有找你算账呢。”

索尼卡:“找我算账,开国际玩笑!章部长,就算我治不好,外国名医治不好,中国人就更瞪眼去!”

中国御医闻言羞愧得无地自容。

章简之痛苦地咬咬腮帮失望地瞪了中国御医一眼,气极,但也不好发作。

索尼卡见一时占了上风,又嚣张起来,对一直外表沉静,内心激烈的戴金丝眼镜的蒙格尔院长:“走,蒙格尔院长。”他又向其他几个外国名医招手,“咱们都走,这病就让中国人去瞪眼,我们治不好的,量中国人也永远治不好。中国医术有什么能人!”说毕,率先昂首阔步要走。

“慢着!”章简之按捺地断喝,“慢,尊敬的索尼卡博士,你进来治病高昂着头,如今治不好病,灰溜溜地要溜了,我岂能容你再高昂着头。你,给我低着头出宫去!”

“唔!”索尼卡大为震惊。

章简之凛然正气:“包括你们有要走的,不,要溜的外国名医们,都得给我低头出宫,否则……”他望望卫队,“我就让卫队把你们轰出去。”

卫队严阵以待。

外国名医狼狈地一个个你看我,我

看你。

“你!”索尼卡一时没辙,凝步不动,他投目以蒙格尔。

蒙格尔倒是位城府很深的学者,他微微地笑了笑:“空气不要搞得太紧张。章部长也不要操之过急。目前的大事是总统的病而不应该是别的。救死扶伤是医德所在,慢说患者是贵国一国之首的总统,就是患者是个平民百姓,我们做医生的也要全力以赴的。但是,医学毕竟是科学,袁总统的病确实是世界医学史上罕见的疑难症状,其临床表现就是个新课题。所以,章部长,我请求现在就在这宫廷指定一个房间供我们五国同行冷静地讨论袁总统的病症……以便好……”

索尼卡不解地横了蒙格尔一眼,蒙格尔急以目严厉制止。

章简之思之。

日本大夫:“章先生,欲速则不达,请你同意蒙格尔院长的提议。西德是现代医学的发源地,医学医术在世界上是瞩目的。”

宫廷御医中有人:“为了总统的病,章部长,蒙格尔院长的做法很有必要。

我们也准备效法,专题讨论。”

文官中一位年逾六旬的范大人在沉思。

章简之向范大人:“范大人,你看呢?”

范大人似已思虑成熟:“那样做,只有其好,没有其坏。就这样办吧。”

章简之向一文官:“那边有一间空室,领他们去吧。”

文官领外国名医离去。

蒙格尔走在最后,向章简之:“章部长,相信我,会尽心研究的。刚才我的助手索尼卡语言上……抱歉得很,请加原谅。”语气歉疚。

章简之:“不说这个了,你先去讨论吧。”

蒙格尔离去。

宫廷御医们悻悻地:“我们也找一个地方议去。”遂离去。

范大人:“袁总统这个病,时而发作时而又好,来如闪电,去似疾风,怎么办?”

又传来袁世凯的呻吟声。

章简之:“那帮洋大夫也未必有指望。”他不禁踱步沉思,突然开窍,“哎,有了,江西樟树有个叫石品的神医,我与他是至交。他的一银针惊天地,泣鬼神。我怎么就没想到他。”

范大人:“是啊,我们都疏忽了。石品曾经为慈禧治好了绝症,封过‘神针’的。请他来,也许有回天之术。”

旁边麻子武官一听,欲邀头功,不容商议:“那好,我去把那人给弄来。”

72. 清江县府 春日

原清江县令现已是县长,他正闭目养神。

麻子武官气急败坏进来,大嚷大叫:“那个姓石的……奶奶的……”

石县长:“怎么,毛将军,你没请得动他?”

麻子武官:“石县长,你嘲笑我……”

石县长:“哎,哪里哪里……”

麻子武官:“我的县太爷,那个姓石的不但不肯进京治病,还敢骂袁世凯不是东西,真是狗胆包天。石县长,姓石的是在你管辖的清江县,耽误了袁总统的病,县太爷,你是脱不了干系的!”

石县长:“来人,你等快快去将石品捉来,强令进京!”他向麻子武官,“毛将军,休要动肝火,少时片刻把石品交给你就是了。咱们后堂看茶。”

麻子武官:“不,既然是抓,我雄赳赳的武官还不手到擒来。”遂奔出。

石县长见县府中空无一人,踱起方步,洋洋自得,自语:“不知道是山转还是水转,谁知道我怎么会转到这清江县来了。嘻!原来那个知府还真是个东西,一放血,就有效。虽说是清江县的七品芝麻官,一县之主啊,比起在龙泉县混个鸟师爷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回他石品若是真把袁世凯的病治好了,石品是本县治下,倒是个邀功的良机。袁世凯大总统稍稍青睐,我岂不就青云直上。嘿嘿,且泡杯狗牯脑茶静候佳音。”

73. 路上 春日

麻子武官与众随从急急而奔。

74. 清江县府 春日

石县长抱起宜兴茶壶正欲吮茶。

“县长,石县长……”传来报丧般的叫唤,“不好了!”

石县长一惊,茶壶摔在公案上:“怎么回事?”

来人报告:“我们的那几个弟兄和毛将军一起都被那个姓石的点穴放倒了……我他妈跑得快,要回来报信,也不知道被暗暗点了穴没有……”

“啊!”石县长大惊失色,“石品他会点穴!”

来人:“那个姓石的说,你欺人太甚,他马上要到县府来找你……”

“啊!他是不是也要来点我的穴?冤家对头……”石县长惊得魂飞魄散,他的两只眼睛死鱼般翻出,“这,这,这如何是好……”

75. 京都麻子武官家 春夜

麻子武官龇牙咧嘴,哭丧着脸,左手像已经断了一般地垂着:“……完了,范大人,我这只左手完了,被那个姓石的刁医点穴点瘫了。”

“嘻!”范大人为之唏嘘,“毛将军,你呀,休怪老夫指责你。你是要抢功讨好心切,才做出这样鲁莽的举动来。木匠带枷,自作自受。石品神医,乃是江南、京城名声大振的人,你怎么能如此无礼。”

麻子武官无言以对。

范大人思忖,又道:“那些所谓的外国名医至今还是一筹莫展,袁总统的病日渐加重。石品功夫了得,料来治袁总统之病非他莫属,待老夫去走一趟,务必把他说服。”

76. 石品诊疗 春夜

一堆高高垒起的银元“袁大头”,数量可观。

石品一手将银元扫倒,哈哈大笑:“范大人,你费心了!袁世凯的病,我石品是不会去治的。袁世凯,袁总统,什么东西!”

77. 袁世凯寝殿外 春夜

殿内传出袁世凯呻吟声,一些文武官员慌忙入内。

麻子武官向章简之:“他范大人也就会吹牛皮,去了樟树,影子也没个回来。”

章简之心说:“看来,我有必要亲自去见石品仁兄。”

78. 原野 春日

旧式火车奔驰,车窗口探出焦虑的章简之。

79. 樟树火车站 春日

章简之与部从下火车,正与要回京的范大人等相遇。

章简之:“范大人,要乘火车走了,石品呢?”

范大人:“别提了,章部长,你来的白搭,白搭。我知道你和他石品是至交,也白搭。老夫自信在朝廷算得上一

张利嘴,平生所遇多少事凭我三寸不烂之舌……这次不行,碰扁了鼻子。石品此人铮铮铁骨,反袁意识太重,太重!任你怎么说……”

80. 石品厅堂 春日

樟秀在收拾家务。

石品喷烟:“那位范大人还真能说……刚刚总算把他打发走了,烦死了。哎,樟秀,中午弄点酒菜,好好地吃顿安生饭。这下怕不会有人来打搅了。”

这时,慧觉领章简之入内。

章简之亲热地:“石兄,不速之客来了,不知道受不受欢迎?”

“啊,是你。欢迎,当然欢迎。”石品惊喜中感到意外。

81. 德医寓所 春夜

蒙格尔院长聚精会神地翻阅查找医学资料。

索尼卡和另外一个女德医露茜在做助手。

钟敲十二点。

蒙格尔(用德语):“咱们休息一下。”他点上一支粗长的雪茄严肃但又直率坦荡地对索尼卡,“索尼卡,我对你这些时间来的言行表示遗憾。在科学面前我们必须老老实实,袁总统的病我们至今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就说明了学无止境,也说明了我们的医学知识结构的缺陷。中国人治不好,我们德国人也不同样没治好吗?有什么资格那样盛气凌人。记住了,我郑告你以后不许意气行事,说话要留有余地。”

索尼卡想说什么但没有说。

露茜开玩笑地:“蒙格尔院长,您的批评总是那么严厉。”

蒙格尔:“严厉?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响鼓也要重锤!严厉,我认为也是一种爱,对不对,索尼卡。”

索尼卡:“啊,对。”他应得勉强。

82. 石品客厅 春夜

石品几乎拍案而起:“看在了你我昔日的情分上,我才耐着个性子听你说那许多。简之,我再说一遍,袁世凯,什么东西!我这大半生,坎坷曲折,但是清白的,断不会再去做那遭世人唾骂之事。”

章简之:“袁世凯其人其德,我不是说过,暂且不论。石兄,你要听清楚了,我说的,这一次当今总统患疾,外国名医竞相献术,自荐治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是想趁此机会小看我华夏之邦。他们不是叫嚣外国名医治不好,中国人就更瞪眼去!他们治不好的,中国人也永远治不好。”

石品受触。

章简之:“可尽管那帮洋大夫口出狂言,却也一个个没个本事。你为什么不可以借此机会,把你的回天之术施展一二,宣扬我中华医术,让洋人看看中国的能人,以铁的事实使得他们不敢轻视我中华民族。这,这不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嘛。好吧,时间很晚,我到旅店下榻,不妨碍你三思。明天一早听消

息,告辞。”

石品目送章简之离去,缓缓点上一袋烟,吸着,想着。

樟秀出来,看着石品沉思,没有说话。

慧觉进来,似要说什么,樟秀以目暗示不要言语。

石品走出客厅,到小阁楼,他伫立,望着深邃的夜空凝思着。他突然离阁楼入客厅:“樟秀,慧觉。”

二人应声而来。

石品不容置疑地:“给我打点行装,明天一早随章先生上北平。”

樟秀:“石君,你这样要遭到百姓唾骂的……”

石品:“此回,总有一骂。与其让外国人骂,不如让中国人骂。”

83. 袁世凯寝殿外 春日

五国名医、中国御医、文武官员均在此。

隐约可闻袁世凯的呻吟声。

里面来报:“总统已经昏厥,哪位入内检视?”

五国名医、中国御医一个个面呈难色,不敢贸然。

蒙格尔想了想,入内去了。

范大人见状,不胜叹喟,心说:“想必章部长也奈何不了那石品,袁总统命中该绝!”

里面传出:“袁总统危急!”

“啊!”范人大惊。

众惊。

范大人心说:“看来袁大总统大限要到了。”说着欲往内走。

这时,章简之和石品风尘仆仆到来。

章简之急切地:“范大人,总统情况怎么样?石品已经请来了。”

范大人喜从天降:“啊,石品神医到,救星来了,请赶快入内。”

84. 樟树石品家神龛前 春日

樟秀又在焚香,口中急叨:“菩萨显灵,此番我夫为袁治病,菩萨保佑平安归来,大慈大悲。”

85. 袁世凯寝殿外 春夜

外面众人屏着呼吸在等待。

宫廷中最古式的钟摆摆动声,似叩击心扉。

蒙格尔院长首先出来,竟惊喜激动得失了态,高叫着:“神奇,神奇!”他晃动着双手。

众外国大夫围上来。

索尼卡见状:“啊,蒙格尔院长,怎么,你要疯了?”

蒙格尔还未恢复常态:“我是要疯了!今天我看到了中国的奇迹。不,是人世间的奇迹。”

众外国大夫急切地:“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蒙格尔长长舒了一口气后才恢复常态,他神往无比地,“刚刚进来的那位,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什么药也没用,就用那么长的……”他比画着尺

许,“那么长的一根针,莫名其妙,不,不可思议地从袁总统的……”他指太阳穴的左侧,“从那扎进去……从那头……”他又指太阳穴的右侧,“扎出来……再在别的地方也扎……”

这时,范大人、章简之等拥着石品出来。

范大人赞不绝口:“果真神奇!总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而且痊愈如初。全凭那小小的金针,确实神奇,那是一支神针,了不起的医术呀!”

索尼卡听见了,他竟歇斯底里地大叫:“不,那不是医术,是魔术。”

一语出口,众大为惊讶。

石品投目索尼卡。

章简之:“石品,他就是那个我给你说的最嚣张的索尼卡博士,德国佬!”

石品微微点点头,目光咄咄逼人:“索尼卡博士,你刚刚说什么?”

蒙格尔忙向索尼卡递眼色,索尼卡不理睬,仍然不知趣:“我说你刚才不是医术,而是玩魔术。东方的魔术,倒是有趣……”他话犹未了,脖子立即歪掉,嘴巴咧斜……欲语不能。

我们看到石品在暗暗发功。

众大为惊讶

蒙格尔不知所措,知道是石品行为,但一时只是傻眼。

石品一抱拳,向尚未反应过来的众人:“告辞!”遂大踏步而去。

蒙格尔慌忙拉住:“哎,哎,这位神医先生……”

石品自然明白蒙格尔的意思,又暗暗发功。

索尼卡被解开穴道,恢复如初,大梦一场。

蒙格尔惊奇地张大嘴半天合不拢。

石品远远地向索尼卡抱抱拳:“索尼卡博士,久仰大名!”遂洒脱而去。

众外国大夫一时全蔫了,威风扫地。

章简之与范大人左右相拥石品出宫。众相望,没有人说话,只有眼神死死盯去。

蒙格尔目送,意味深长,他的脸上呈现复杂的表情。

86. 京都酒楼 春日

这是一单间的雅座,富丽堂皇,赏心悦目。

章简之偕石品登楼梯入室,侍女接待。

一桌极其丰盛的菜肴。

章简之相请:“石兄,先者为君,后者为臣,你先请!”他看看金壳怀表,“来作陪的风流雅士一会儿就到。咱们先品品茶,要不要叫个唱小曲的开开心。”

石品:“算了吧,咱们随意聊聊。不过不要再说宫廷之事了。”

章简之:“自然遵命。”

石品:“简之,你这桌丰宴我领情了。不过,你说过的的一句话,言既出口,驷马难追啊。”

章简之想了想:“噢,记起来了。在离开樟树时,我说过了,治完袁世凯,决

不让宫廷与你有何瓜葛,一定让你回樟树民间。”

石品:“你是用身名担保了的。”

章简之:“履行诺言。尽管袁总统确有意留你在宫廷为医,让我顶死了门,给回绝了。”

石品:“那好。哎,简之,你到现在为止还是没给我说清楚为什么重新出山的?”

章简之:“这个嘛,说起来话也长。简单点说,我是对袁世凯产生过幻想。你知道,我需要干点实业,所以才当了个农林部长。不过现在看来,全国讨袁之声呼得很高,我之出山是因为袁世凯,但不是为了袁世凯,自信我能把握得住。可现在的局势……”他压低声音,“石兄,袁世凯之出任总统,简单地说,有社会发展之使然。但看起来,他执政恐怕长不了。噢,这些事一时扯不清楚,不议宫廷事,以后再聊。给你透露一点,我可能辞去农林部长去办点实业,打算开一个纱厂。”

石品:“这是真的?”

章简之:“应该不假。所以,石兄,我有一言相劝。你的名声已经够大了,针灸医术已达到相当的高峰。你待在故乡樟树毕竟有限,我提议你在北平或者上海开一个针灸诊所,振兴一下祖国的医药业,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

石品听之双眸发亮:“此事,我可没有想过。”

章简之:“现在该想了。我目前手中有点权力,仁兄开办诊所,不管在上海、北平,只要有需要的地方,我章简之鼎力相助。”

87. 上海 夏日

门前,张灯结彩,人流如潮。

一挂长长的鞭炮燃响。

小轿车、马车、黄包车、暖轿相继到来,走下绅士、淑女、太太等,后面跟着奉礼者。

站在门前的石品身着银灰色暗花长袍偕夫人樟秀满面春风向来宾们一一打拱,接受祝贺并请进。

“恭喜恭喜……”

“同喜同喜……”

慧觉忙着接受贺仪。

一辆豪华的轿车驶到,走下西装革履的章简之。

石品忙迎上前:“简之!”

章简之抱拳:“石兄,恭喜呀!”他一招手,抬过来一块用大红绸覆盖的横匾,奉到石品面前。章简之双手揭开红绸,露出“金针医士石品”黑底楷书金字,笑道,“仁兄,请笑纳。”

石品言之不尽:“啊,简之老弟的墨宝价值连城,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章简之向众人:“诸位,我们这位石先生乃是金针医术大师,一根金针让五国洋大夫甘拜下风,大长我中华民族的志气,可敬可敬。今日在这大上海开设诊所,为民众消灾灭病,鄙人认为是沪上民众之幸之福音。”

众热烈鼓起掌来。

石品抱拳向众：“承谢，承谢！”他向章简之，“简之，请到客厅用茶。”

樟秀：“章部长先生，请。”

章简之抱歉地：“凑巧，我一会儿有紧急公务要办，抱歉，改日再叙，告辞了。”随即钻进小轿车。

小轿车驶去。

一辆德式小轿车驶来诊所前停下，车内走下乔装的索尼卡和女德医搀扶着一用布盖住脑袋的人，径自向诊所内走去。

众人注目。

石品凝视。

慧觉欲拦：“干什么？”

露茜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哪位是石品先生？”

石品：“鄙人就是。”

露茜：“我带来一个病人，请石先生看看。”

索尼卡一言不语，向石品点点头，眼睛中露出蔑视的光芒。

慧觉客气地：“诊所今天开张，要应酬宾客，不接待病人。”

索尼卡脚踩露茜的脚。

露茜会意：“哟……我记得中国的规矩是商号开张就营业，价格还优惠，诊所开张怎么不看病，是不是……”她突然一掀盖布，露出一副浮肿得头大如斗的头脸，非常骇人，“石先生是不是不敢治这个病？”

石品略略思忖：“请。”

88. 上海德国人寓所 夏日

蒙格尔在整理书籍，呼道：“索尼卡，露茜，来帮忙。”

没有应声。

蒙格尔自语：“这两个人，刚搬到上海就到处乱跑……”

89. 上海石品诊所 夏日

缠在右手食指上比头发丝略粗的弯曲颤抖的赤金之针，徐徐被指上的功摧直，石品在鼓丹田之气发功。

索尼卡震撼的双眼，一眨不眨。露茜的眼睛闪烁着惊奇的光芒。

石品见手中的针完全摧直，坚如铁杵，举起针，往坐于对面那浮肿的患者太阳穴上猛然一刺。

针尖穿过头颅，从另一侧太阳穴内钻出少许。

索尼卡大为震撼，露茜傻了眼，众露出惊慌的目光。

石品发功动气，那针眼汨汨流出了黄水。

石品停针，安闲地吸上慧觉递上的水烟袋。少顷，他突然又发功运针，然后退出针来，那金针已软如游丝，他便又缠于指上，对德国女医：“三个时辰以后，患者可以全部消肿。到明日对时就可以健康如初。”

露茜直咂舌，但将信将疑：“是真的，石先生的话是真的？”

石品：“我的话要是兑不了现，明日这个时候你们带把铁锤来，把门外那块

金针医士铜牌子给砸了！”

索尼卡以目示意德国女医赶紧走。

露茜：“那我们走了。”她欲付银钱。

石品：“今日开张，不是优惠，而是免费！你们走吧。”

“谢啦！”三人离去。

索尼卡回首向石品一瞥。

石品察觉那双蓝汪汪的眼睛很熟悉，再定睛看时，他们已经上了车，车启动离开。

石品目送凝思，心说：“那个一直不说话的人眼睛怎么这么熟呀！噢，对了，他是索尼卡！”

90. 德医寓厅 夏日

蒙格尔在教训索尼卡：“索尼卡，你有眼不识泰山！又一次冒犯了石先生，不像话！石先生高超的医术，已经闻名遐迩，谁不信服，还用得着那样瞒着我鬼鬼祟祟去试吗？”

露茜：“蒙格尔院长，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索尼卡博士的动机也是好的，他要验证和探索……”

蒙格尔：“给我闭嘴！露茜。”他有些光火，“验证探索？据我所知，凡经石先生神针治过的，那是聋者聪，瞎者明，痿者伸，跛者驰，久咳平，癫者立愈……他一根神针，中国医学的绝技，奥妙无穷，高深莫测……就这么随随便便能探索得了的？你！唔……索尼卡，你混蛋！你要毁了我的计划的……”

91. 上海石品客厅 夏夜

慧觉：“师兄，那大头病人能好吗？”

92. 德医寓所一室 夏夜

前面我们见过的那位浮肿患者躺在简易的病床上，头部被白布单覆盖。

蒙格尔和索尼卡、露茜推门进来。

索尼卡：“啊，那人一动不动，恐怕早就死了。”抢上前掀开白布单，不禁大为惊异。

患者的浮肿全消，正酣然入睡。

露茜：“睡得真香呀！”

蒙格尔投目索尼卡。

索尼卡愧然地垂下头：“石品先生的针灸是伟大的医术，我服了！”

蒙格尔鼻子哼了一声。

索尼卡避开蒙格尔的目光锋芒，眼珠一转：“蒙格尔院长，石品的针灸，全世界独中国一家。为了发展我们德国的医学，我们要不惜代价，就是不择手段掌握针灸奥秘。”

蒙格尔沉下脸色，显出不悦：“什么代价？什么手段？”

索尼卡：“比如重金购买……比如引诱石品出国，比如……”

“混蛋！”蒙格尔怒极，忍不住以拳击桌，然后扬起手指直指索尼卡的鼻子，“你就想那些歪门邪道。明天先给我向石先生赔罪去。”

93. 石品诊所 夏夜

索尼卡俯身在地，赤裸的背上墨写的“荆”字赫然。

石品受震。

蒙格尔诚恳地：“我的助手索尼卡

多次冒犯石先生，我十分不安。依了中国人的规矩，石先生，我让他向您负荆请罪。”他向索尼卡命令道，“快向石先生三鞠躬！”

索尼卡愧容满面，顺从鞠躬。

石品再度受触。

樟秀和慧觉一侧旁观，交流感然的眼色。

蒙格尔：“好。石先生，用中国话说，告辞了。”遂和索尼卡离去。

石品跟出，樟秀和慧觉也随之跟出。

到门口，蒙格尔和索尼卡上车。

蒙格尔丢下一句话：“石先生，但愿后期会有期！”车驶去，消失在夜街。

石品目送似困惑。

樟秀：“这几个德国人要搞什么名堂？”

石品一时也不得其解，未语，凝思。

94. 上海 秋晨

海关钟鸣响。

95. 石品卧居 秋晨

石品起床去开诊所门，猛见蒙格尔拿把笤帚在门前扫地。

蒙格尔：“啊，石先生早上好。”

石品：“你……”

蒙格尔停住扫地真诚地说：“实话说，石先生，我对您针灸绝技非常仰慕，想拜师学艺，担心您不肯收徒。我只求您在治病时允许我看一看。”

石品内心受触，蹙眉思索。

这时，慧觉来到。

蒙格尔：“如果不允许的话，绝对不勉强。了不起，中国的祖先有了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推进了多大一步。石先生的针灸对于人类又是个大大的福音，对于医学的发展……喔，我说得太多了。您门前的地扫完了，我该走了。”说完，他离去。

石品目送。

慧觉：“师兄，我看这个外国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石品：“不，此人眼睛中充满着真诚，又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我听说，这位蒙格尔院长在中国的外国西医中名望最高。他今天能如此谦恭到咱们诊所门前扫地……”

96. 德医寓所 秋日

蒙格尔、索尼卡、露茜在用餐。

索尼卡嘟囔道：“蒙格尔院长，你也太过分了，凭什么也不能到那个石品诊所门前去扫地呀！”

蒙格尔正色：“为了科学，为了医学，我愿意这样干，我要感动石先生！”

97. 石品书斋 夜

石品在灯下著书立说。他已完成，写上封面《针灸铨述》《石氏金针》，向一侧的慧觉：“这两本书是我多年来心血的结晶，既有师承，亦有发展，终于写成了。收拾好，珍存起来。”

慧觉：“是。”出去。

石品哈欠。

樟秀端点心进来：“石君，用点夜宵……”突感腹痛。

石品惊异：“樟秀，你怎么啦？”

樟秀：“腹部不适，不要紧，不要紧……”

98. 石品诊所门前 秋晨

樟秀出门，发现蒙格尔又在扫地。

蒙格尔招呼：“你早呀！石夫人！”

樟秀又是一阵腹痛。

蒙格尔察觉：“石夫人身体……”

樟秀：“不要紧，肚子有点痛。”她发现章简之，“哎，章先生你怎么这么早？”

章简之：“出趟公差，刚到上海，直奔你家来了。”他见樟秀捂肚，“怎么，身体不适？”

樟秀：“没事，肚子有点痛，进家去吧。”

二人入内。

99. 德医寓所 秋晨

露茜在做德式早餐。

索尼卡一侧帮忙：“简直不可思议，蒙格尔院长已经在石品诊所前扫了一个月的地了，德国人的尊严，没了……”

100. 石品宅 秋夜

灯光下，石品与蒙格尔在谈着。

蒙格尔：“石先生，我的意思全说完了。我要再重复的是，我之想学针法，是希望石先生的针法通过我传到德国去。我想，世界医学，必起绝大变化。为西医开拓出新途径，造福于全人类。”

石品闻言无语，他以手指敲击掌心。

突然电灯灭去。

慧觉端来蜡烛点燃，蒙格尔触景发挥：“石先生，你看看电灯，是美国的爱迪生发明，给德国、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光明。还有汽车是德国发明，照相是法国发明，中国人现在不也是在享用吗？石先生，知识无国界，科技无国界，都是造福于全人类的。再见！今天说服不了你，我还会再来。”说完离去。

石品受到震动。

电灯复明。

章简之出来走近石品：“刚才那个洋人说的我都听到了，道理是有。但一想到那些洋大夫的傲气，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的意思，针灸乃我华夏之绝技，洋人只有望之垂涎，望之兴叹，你万万不可传授……”

石品：“这……”

章简之：“若传之，千夫所指！”

慧觉惊慌来报：“师兄师兄，不好了。师妹她腹痛得在床上打滚，赶快去给她扎针……”

101. 德医诊所 秋日

樟秀已愈，静躺在洁白的西式病床上。

露茜在旁关怀照应。

石品向蒙格尔称谢。

蒙格尔：“夫人得的是急性阑尾炎，用针灸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用西医，动个手术，切掉阑尾，很简单，就没问题

了。石先生，中国的中医，中国的针灸真的伟大，但有所短。西医也肯定有其所长。我之所以顶礼膜拜您的针灸特技，就是要补西医之短……”

石品受触：“说得有理，说得有理。”

102. 上海火车站 秋日

石品送别章简之。

章简之感叹：“那个蒙格尔与别的洋大夫不同。看得出，他是真心想学中国针灸，造福大众的。治疗你夫人，我亲眼所见。也许，中国人没有西医也不行，我华人也要学习。如此，就没有理由不让外国人学中国的针灸了……”

103. 樟树三皇宫街 秋日

艳阳高照，风和日丽。

樟树药都三皇宫，建筑奇特，雕梁画栋，气势巍峨恢宏。石刻竖匾“三皇宫”。

门联：历劫真师朝圣阙，终天草木栽仁。横额：如游上世。

石品偕蒙格尔、索尼卡、露茜在此畅游。

适逢四方药商在此集结交易，场面宏大，热闹非常。不可计数的中草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蒙格尔赞叹不已：“石先生，谢谢你让我们开了眼界。”

露茜：“真不愧是药都。中国江西樟树，我要把这个名字牢牢记住。”

蒙格尔：“凭这些草草根根，能治百病，中国的中医了不起！我预言，它要走向世界的，它和西医一样伟大！”

索尼卡也终于服气了：“我彻底被征服了！中国的中医中药伟大，伟大。”

石品：“中国的中医中药源远流长。知其表易，知其里不易。就说我之针灸，这一插之间，大有学问，经穴府腧，必须了如指掌。行针运气，更要补泻分明。蒙格尔院长要学，事实上是不可能。”

蒙格尔：“为什么？”

石品：“学针灸，必读中国经典医书，《内经》《难经》《灵枢》《素问》之类，这在中国文字中都是极难理解的。院长阁下是德国人……”

索尼卡：“石先生这点有所低估，我们院长在中国多年，可以说是精通中国文字……”

石品：“好，就算这个不算难。人之周身有十二经络和任督二脉，共有七百二十个穴道，还有经外奇穴，熟悉理解这些，难！的确太难。”

露茜耸耸肩：“这太复杂了。”

石品：“再有，针法、医理、切脉、算时、用针之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就更复杂了。尤其是行针手法，我的针是黄金所造，非刻苦修炼内外功不可达。院长阁下的年纪已经……”

蒙格尔院长一愣：“哦，这么说……”

石品：“也就是说，少林内外功非童子练起不可。”

“童子！”蒙格尔突然眼睛一亮，“石

先生，我为资格所限不能学，那么我儿子呢？”

露茜：“我们院长的二公子，会说中国话，会写中国字，非常聪明。”

104. 石品诊所后花园 秋夜

月光下，蒙格尔的儿子维特在打字门拳。

旁侧，索尼卡、蒙格尔、露茜、樟秀、慧觉均在观看。

维特果然聪颖，一路拳脚漂亮得很。

拳罢。

石品高兴地一把搂过维特：“聪明，聪明，这字门拳一教就会。”他向蒙格尔，“这个徒弟，我收了。”

蒙格尔拥抱石品：“太谢谢了，石先生。改日正式让我儿子，按中国礼节，举办酒席，隆重拜师。哎……”他拍拍维特的脑袋，“傻儿子，跪下，叫师父。”

“师父，徒儿有礼了！”维特跪拜石品。

“哎！”石品连忙扶起，“起来，起来！”

蒙格尔激动地紧攥石品的手，使劲摇晃着：“我预言，中国针灸将来走向世界。也许将来，针灸会有更新的发展。但是，它就像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鼻祖永远在中国。”

露茜：“对极了！”

蒙格尔更激动地：“石品先生，我的儿子，能成为学习中国针灸的第一个外国人，十二万分荣幸！”

“扑通”一声，蒙格尔在石品面前跪了下来：“石先生，按中国礼节，请受我一拜！”

石品激动，连忙扶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院长阁下，请起！还是你那句话说得好，科学、医学都是造福于全人类的。”

“造福全人类。”索尼卡咀嚼后感慨道，“石先生，您的胸怀就像江河一样宽阔！不，像大海一样宽阔！”

(剧终)

[作者简介]

樊蔚东(艺名阿图)，供职于江西省人口计生宣传教育中心。现为国家二级电视导演、江西省电视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任江西电视台《江西人口》电视栏目编导十五年。从业电视编导近二十五年以来，电视专题片、电视纪录片、电视报道剧等各类电视作品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60个(其中一等奖10个)。

